

征程如画

红军长征故事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也涌现了大批少年英雄”。90多年前的长征路上,便镌刻着一群少年英雄的足迹。

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当少年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烽火硝烟之中,这绝非平常岁月的英雄传奇,而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深重时刻的悲壮必然。正是这些本该在父母膝下承欢的少年走上历史前台,才最深刻地彰显出一个民族不可征服的血性。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记录过这群“特殊少年”,他们在红军中当通讯员、号手、宣传员等,情绪高昂,“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这番感慨,恰是后世美术工作者们反复凝视少年红军的精神起点。1934年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时,大多数战士仅13岁到18岁,当时《共产国际》杂志称其为“儿童军”。他们尚处稚气未脱的年纪,肩上已压着民族命运,这种反差也叩击着一代代美术工作者的心灵。

长征主题美术创作数十年来延绵不断,构成一部震撼人心的视觉史诗,少年红军在这场持续的视觉叙事中从未缺席。他们的形象绝非浪漫的点缀,而是在民族奋进长河中激起了尤为真切的美学回响。吴作人1951年创作的油画《过雪山山》,以巍峨的夹金山为背景,画面中一群红军战士背负行囊、手持木棍奋力沿冰坡向上攀登,军装肥大、帽檐耷垂的少年身影隐现其间。他们虽渺小,却未成为画面的陪衬。他们站在奔涌向前的队伍里,化作不断向上的点点星火。画家以环境渲染烘托红军过雪山之难,印证他们意志之坚。鲜活的形象塑造,使少年尚显稚嫩的身躯融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脉,精神力量在苍茫山河与艰难远征的交融中油然而生。

宏大构图中的少年形象固然昂然,但更让人长久驻足的,往往是那些将视线沉下来的作品。不少美术工作者把远征收束于肩头、脚下、铜号与笛声之间,以克制和温情,绘就悲壮中的希望。孙滋溪油画《草地夜宿》取宿营一瞬,篝火微光中,面庞稚嫩的小红军倚靠在老红军背上沉沉睡去,手中怀抱的枪杆几乎与他一样高。画家没有描绘激烈的战斗,却将少年红军的勇气与信仰悄然托出。蔡亮油画《贫农的儿子》则从另一角度切入,不正面刻画少年面庞,而是生动描绘他们执着请求参军的背影。两名少年沾着泥土的双脚、简而又简的行囊、仰头极力请求参军的态度,让观者仿佛能够隔着画面听到那句未出口的“带上我们”,感受到他们渴望保家卫国的担当。

潘鹤雕塑《艰苦岁月》以抒情性的艺术语言,将这种担当铸成永恒。老战士横笛,小战士依偎倾听,革命的苦与乐就这样熔铸于一体。赵以雄油画《长征路上的宣传员》、肖琰与杨发育合作的雕塑《小号手》,则分别从口号、铜号切入,将“召唤”“乐观”“信念”转化为视觉语汇。少年宣传员用稚嫩的嗓音喊着号子,为战士们加油鼓劲;小号手一手叉腰、一手持号,声声号角凝聚起前行的力量。这些人物形象共同昭示:少年红军虽稚气未脱,但信仰已立。

这批低视线作品的首要共同点是以稚气写庄严。创作者们奉行一种具象的美学,将观者视线引到细微之处,把斯诺的感慨翻译成少年肩、脚、号、笛中蕴藏的希望,让宏大叙事落回真实的生命体验。环境刻画不求满目烽烟,克制的描摹自见千钧分量。美术工作者不约而同把目光垂下来投向少年,不是轻视厚重的历史,而是赋予它更加真实的温度。当后来者与画中那明亮的双眸对视,阅读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把小我融进大我”的审美与精神自觉。

90多年后,这种自觉仍在回响。那民族危难时不屈的意志、苦难里成长的力量从未消逝,也必将在新时代的美术创作中生生不息。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于无人处开新境

陈翔

在上海美术馆“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的展厅里,一幅画让我驻足良久。这幅近两米半见方的《家乡板凳龙》,是方增先71岁时创作的作品。画作描绘了其家乡元宵节舞龙灯的风俗。为完成创作,方增先多次返乡采风,历时4年方才绘成。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条由许多板凳连成的“长龙”蜿蜒穿过,积墨与破墨的结合使画面既厚重又富有层次感,书写性的线条纵横穿插其间,共同构成一个个生动传神的形象。

这幅晚年力作,仅是方增先持续探索创新的一个缩影。早在1955年,24岁的方增先便画出现代中国人物画代表作《粒粒皆辛苦》。那时,他从敦煌考察归来,在没有现成范式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以中国画骨法用笔的传统为基础,汲取罗马尼亚结构素描技法,减弱了对明暗光影的依赖,创立了一种适合表现劳动人民鲜活形象的写意人物画法,解决了传统中国画难以适应时代要求的课题。

从《粒粒皆辛苦》到《家乡板凳龙》,方增先把自己的艺术道路概括为:“过去是画形象,后来是造形象。”如果说“画形象”是注重再现客体对象,那么“造形象”则是艺术家主动再创对象,让形象从笔墨中生长出来。从“画”到“造”,这两者之间的跨越和提升,不仅在于技法,更在于观念 and 态度。

方增先被公认为是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和代表性画家,对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关键贡献。同时,有一个问题贯穿他的一生,那就是:当引入西方造型观念时,中国画的文化主体性在哪里?

方增先曾引入西方素描技法,但他也强调这解决的仅仅是“画得准”的问题,中国画的根基在于以线立骨,在于笔墨气韵。在中国画创作中,笔墨不只是绘画技法,更具有独立审美价值。他晚年曾批评当时画坛的一些不良现象,认为很多人物画“明显是慢慢描出来的,中国画传统的线、点、皴、擦、染等技法荡然无存”。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技法焦虑,而是对文化主体性渐趋失落的警觉。

正因如此,他从不把创新当作是对传统的替代。晚年的方增先回到书法和白描中重新学习,自省“悟得太迟”。从王个移的写意笔法中,从黄宾虹的积墨破墨里,他看到了人物画表达厚重感的新可能;从行草书的线条里,他发现了现代生命力。传统于他,不是用来供奉的遗产,而是有待开采的矿藏。他认为:“中国画按中国传统的方法画,西方的艺术是拿来参照的。中国画怎么变都不会离开它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吸收外来,必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根基。

这种立场,贯穿了方增先的一生,无论是早年的革新还是晚年的回望,坚守中国画的文化主体性始终是他不曾退让的底线。他曾说:“我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个苦行僧的路……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他在这条小路上跋涉,追问从未停止,方向也从未偏移。

今天的中国画创作,同样面临新挑战。人工智能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幅看起来很像中国画的作品,当技术越来越擅长模仿,人的不可替代性又在哪里?另一重陷阱来自流量逻辑,画家们被展览、市场推着走,当外部驱动力影响了内在的艺术判断,“造形象”的勇气便会日渐稀缺。更深层的焦虑是: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中国画的身份认同如何确立?如果把创新理解为追逐世界潮流、迎合西方标准,那么失去的将不只是一个画种的特色,更是一种文明表达自己的权利。

方增先的价值,不只在于留下了一套可以复制的画法,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种根本立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锚点,不轻视传统,不故步自封,也不停止上下求索。这或许就是“于无人处开新境”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含义:新境并不在远方,就在你决意另辟蹊径而不忘来路的那一刻!

(作者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上图为中国画《粒粒皆辛苦》,作者方增先。

丹青映见古今治水智慧

冯凤举

广西地貌独特,整体西北高、东南低,群山环抱,天然锁住了其南向出海的水路通道,使其沿海沿江沿边区位优势难以释放。因此,2000多年来,八桂大地上的人们劈山向海的逐梦步伐从未停歇。从古代开凿灵渠连接漓江与湘江,到今天建成平陆运河实现通江达海的夙愿,广西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中华民族的治水智慧也在丹青中赓续。

灵渠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它开创船闸先河,用陡门借势控水,让船“翻山越岭”,所以也称陡河,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清代李熙垣乘舟沿漓江、灵渠北游,一路写生绘就《江行图》册,其中《陡河》一页描绘的正是灵渠。画面笔墨清淡,灵渠蜿蜒穿行于山谷,疏林倚岸,扁舟徐行。画上作者自题“几日飞帆滞陡河,一重水尽一重坡。摇舟直上红沙堰,两岸山风动棹歌”,道明灵渠的航运风貌,给观者留下无尽想象。

水脉流淌、文脉赓续,治水而盛的智慧从一条河汇入另一条河。黄建福的中国画《双渠映史,江海同潮》以双联画形式,将古灵渠与今运河置于同一画面,山水相连、气韵相通。左联是古灵渠分水塘,流水潺潺,舟船悠然,兴安城郭隐于烟岚之中;右联是平陆运河的时代新貌,运河穿山越岭、蜿蜒奔涌,大型船闸枢纽矗立河谷,列队货轮整装待发。一画藏古今,两段相隔2000余年的治水史诗在画卷中完美融合。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还是一条带动发展的“经济带”。这种活力,在韦俊平的中国画《世纪长河》(见下图)中得到体现。作品同样采用双联画形式,让平陆运河源头与入海口遥相对望。画面左半幅,平塘江口波光不兴,洲渚平缓,屋舍俨然;右半幅,河水奔流,入海口一派繁忙景象。左右画面山水相接,既各自独立,又气脉贯通,形成时空纵深感。作品以轻快灵动的笔墨铺陈两岸城乡新貌,侧面烘托平陆运河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潜力。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更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江晓明的中国画《云涌八桂 河通江海》便聚焦这一主旨,以浪漫主义手法集中展示平陆运河代表性景观。画作吸收传统山水画“咫尺千里”的审美理念,将运河船闸、港口码头、生态廊桥等现代元素尽收收入画中,并巧用烟云贯穿整幅画面,以虚衬实,让城镇、山河、工程场景自然相融,生动展现八桂河通江海的崭新气象。

从千年古渠到世纪工程,中华民族治水兴邦的信念绵延不息。古今画家们则以相同的情怀,用笔墨描绘这段跨越千年的运河故事,让八桂文脉传承不绝。

(作者为广西艺术学院副研究员)

以稚气写庄严

黄宗贤



▲油画《草地夜宿》,作者孙滋溪。

接力绘写长征精神

柳妍 马小虎



九十余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期,一系列相关美术作品展相继举办,从不同视角将许多“看不见的红色记忆”,凝练成真实鲜活、催人奋进的画卷。其中由北京市文联、云南省文联主办的“金沙水拍云崖暖”美术作品展,汇聚老中青艺术家的近百件精品力作,既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历久弥新的深刻内涵,又为新时代红色题材美术创作提供经验启示。

围绕重大历史事件,以多元视角再现壮阔征程,在“征途史诗”篇章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深耕长征主题创作数十载的沈尧伊先生,用一次次实地写生丈量漫漫征途,用一帧帧画面填补长征图像空白。还有邵亚川油画《四渡

赤水出奇兵》,捕捉红军将士夜渡赤水的行军动态,画面上跳动的火炬、奔涌的江水与绵延的队伍交织,在明暗对比中尽显红军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军事智慧。卢征远雕塑《草地党支部》(见上图)则将信仰化为凝固的史诗,让观众在凝视中深刻感受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这些作品并非对历史场景与英雄人物进行简单复刻,而是深度挖掘长征精神并进行视觉转译,带领观众重走千山万水,体悟革命者信仰如山、初心如炬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长征是一部雄浑厚重的红色史诗,那么红军途经云南的征程,便是整部史诗里浓墨重彩的篇章。一批艺术家奔赴金沙江边、扎西会议旧址等地,触摸历史、感受时代变迁,以画笔诠释“金沙水拍云崖暖”的豪迈诗情,其作品汇集于“云岭飞歌”篇章。

石头,是人类最久远的审美对象之一。中国的赏石文化很是发达,人文旨趣涉猎政治、经济、社会、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至今未变。盆景,乃中国独创,是以植物绑扎、修剪、养护为主体,山石堆砌为辅助的造型艺术,集诸多艺术之大成。赏石、盆景,虽分属无机物艺术和有机物艺术,却有共通之处。它们都是被中华文明浸染的艺术,是可移动的“神山”“仙岛”,是中国人安放林泉之心的“案头园林”,是中国人理想世界的具象化呈现,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千百年以来,赏石、盆景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审美成就璀璨夺目,并与天文礼法、诗词歌赋、园林建筑等一起蓬勃发展的。

20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各个艺术领域的普遍追求,赏石、盆景自不例外。因传统理念太过强大,当代赏石、盆景遭遇种种发展难题,实属必然。赏石、盆景是成熟的艺术形式,创作者必须遵循创作的基本规律,打破成见,继古开今。倘若不能创造当代审美,重复老路,有形无神,赏石、盆景将难以迸发蓬勃的时代活力。

毋庸置疑,当下的赏石、盆景正处于最繁荣、最丰富的时刻:参与人数、投入资源、市场交易量、展览展示频率、信息传播渠道,皆是历史之最。再加上新石种不断涌现,其他国家的盆景创作你追我赶,艺术品质理应大幅提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关于赏石、盆

景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理论建设、审美判断,还有些单薄,与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鲜活的诉求相比,并不相称。总体上,当代赏石、盆景是消费多,建设少。

今日中国与古代中国大不同,理想世界的具象化呈现也完全不同。作为艺术作品的赏石、盆景,从来不单单是被欣赏的石头、植物,而是以赏石、盆景的面目揭示时代意志。赏石、盆景的当代审美创造,岂能止步于“瘦皱漏透”“一寸三弯”?外在巧思背后连接的

创当代木石雅趣

谷泉

精神内涵,才是重点。除了厚植传统学养根基,此时此刻,已从文人案头走向大众生活及商业空间的赏石、盆景的设计,还要融入天文学、地质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真知灼见。其行进道路,一定是开山破石、披荆斩棘,再浩浩荡荡、奔涌向前。

石头、植物的形状、重量、体积、颜色、质感、纹理、品种、产地……都可以成为当代审美创造的切入点。它们每时每刻一样,又每时每刻都不一样;具备永恒感,也有着时刻与现实契合的新鲜度。这种万变不变的迷人气质,为亚洲艺术所特有,也给当代创作者提出

无尽挑战。我们不应停住脚步,也不能停住脚步——以石头、植物勾连历史进程的沧海桑田,正是赏石、盆景创作的源头活水。

石头是不可再生资源,怎么能成为文化快消品?! 盆器里的老树长生,怎么会一蹴而就?! 好看的赏石、盆景,既是审美对象,也是哲学产物,更是参悟社会、人生的文化资源。如今,越来越多人明白,立石、树木,也涉及立德、树人。不是在建筑前摆一块大石头,就叫拥有文化;不是随意扭曲树木枝条,就能称作艺术。在狭隘的思维格局里创作,是摆弄不好石头、植物的。只有人的境界提升了,艺术品质才会随之提升,世界也便随之豁然开朗。

赏石、盆景始终是有深刻中国文化内涵的艺术。当代赏石家、盆景人不仅要勤于创作、多读书、多著述,还要敞开胸怀,邀请其他学科专家、中华文化爱好者介入创作。众人携手,构建新时代的“昆仑”与“蓬莱”。从此角度而言,推动赏石、盆景当代审美的突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油画《椰林婆娑》,作者陈树东。

美术

本版邮箱: mst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吴艳丽 马苏薇